



绿色的皮肤

■郑茂琦

在《风雪巡诊路》中，主人公循着哨楼的旋转楼梯一级一级攀登，起初只是窗户外上结着冰花，随后墙壁上也挂上了霜；登上瞭望岗哨，俯瞰刚才嵌满冰凌、崎岖难行的界河，此时它竟那样静谧而美丽。这样的感觉，只有在这样的路上，方能体味真切。

当老杨想到那位战士的指甲全部被掀掉时，他的心也跟着疼了起来，那种十指连心的痛感来自这位老边防的内心。他与战士的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，寒冷、艰苦、寂寞，都曾困扰过他们的内心，也不断培养着他们坚强的意志和信念。点点滴滴，他们生命里有着重近的音符和曲线。

因为军旅生活的浸染，军人“周身又长出一层绿色的皮肤(这是谁都撕扯不掉的/包括岁月)”。那颜色即便只是在人群中匆匆一瞥，相互间也会立刻辨认出。这“绿色的皮肤”，是《淬火》中茹雪岩从山场的哨位带回的“兵味”，也是《沟通》中军人与军人之间使用的独特语言。

这颜色浸透到文字中，就是一种英雄气概和昂扬格调。希望更多作者把文字从电脑中呼唤出来，让它在练兵备战一线的汗水里浸泡熏染，用朴素、简括、真诚的笔墨为战士抒怀；此时，这文字也会长出“绿色的皮肤”。

本版插图：李曉林
插图制作：賈國梁

长 征

第 5708 期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冬夜，冷风飕飕，山野寂静。夜幕下，茹雪岩沿着崎岖的山道，向山场间的哨位走去。

突然，一声怪叫划破夜空，猫头鹰在路边树上憋足劲叫开了。望着黑黢黢的荒野，初来乍到的茹雪岩，顿觉毛骨悚然，不由加快步子。冷不防，一只受惊的野兔“嗖”地从脚下窜过，他惊叫着跳起来。随同查哨的战士小廖安慰道：“茹干事，受惊了吧？这是常有的事，慢慢适应就好了。”意识到失态后，茹雪岩脸上一热。

在团机关任宣传干事的茹雪岩，下连代职锻炼，去向是驻山区的连队。

硕士毕业入伍的茹雪岩，早盼着能有“回炉”的机会。他虽说学历不低，笔杆子不赖，却总被人说没兵味。他不服：“我军装都穿几年了，还没兵味？”渐渐地，他就觉得与当过战士的“老机关”比，自己身上确实少了某种东西。

代职前，他听说这个执勤点上的兵“战味”足，训练不含糊，大小比武没遇过对手。

次日晨，哨声响过，当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室外时，隐约看见五公里武装越野的队伍，已消失在山路尽头。见其边跑边系扣子，留下来等他的战士小于忙接过水壶和挎包，一同朝前追去。刚跑过半程，到达终点的队伍已返回了。“茹干事，这次越野比上次又提前了30秒——”迎上前来的班长曹峰兴奋地报告道。他赞许地点头后，脸红了。

几天下来，紧张有序的日常生活，

兵故事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“去哨所的路被大雪封住了，上不去！我们还在联系市政部门。”电话那头是陆军某边防旅的一位干事，说话斩钉截铁。

“肯定有路，我们医疗队在这条线上都走几十年了，什么情况没见过！”电话这头，联防保障部队第九六三医院院长姜万嵩声音低沉，语气严肃。

“那是一个孤立的哨所，只有一个班驻扎在那。”干事换了个说法，试图说服姜万嵩。

“就是只有一个哨兵，我们也要去。”姜万嵩不为所动，挂断了电话。

—

那天，气温零下40摄氏度。医疗队登车时，太阳亮得刺眼，空气吸进来，压迫着胸腔。呼吸消化科主任杨庆宇早早吃完饭，已经在楼下等了好一会儿。

数不清多少次了，老杨拎着包和内科药箱，说走就走。调来医院之前，他是边防连的排长。排长也能给人看病，这可是稀罕事。谁让那时候既缺干部也缺医生呢！没有办法，医学专业出身的老杨，入伍后担任排长职务的同时，兼着医助工作。

20多年了，每年有巡诊任务，老杨从不落下。年轻的军医问他，巡诊啥感觉。他说，路太远了，上千公里的边防线，常常在车上坐就是五六个小时。路途遥远倒也不怕，就怕路上发生意外事故。

夏天，暴涨的河水会淹没进山的道路。冬天，铺天盖地的雪又会把道路埋起来。一年冬天，汽车在经过一道沟坎时疾驰而过。一阵剧烈的颠簸过后，后挡风玻璃竟被震碎了。那次巡诊路上，呼呼的冷风一个劲地往车里灌，所有人都被冻得瑟瑟发抖。

这次路上，一切看似顺利，平安无事，但老杨的心却越发悬得紧了。一进入山区，重重叠叠的大山映在眼前，白皑皑的土地上扎着密林，茫茫的雪原一望无际。医疗队第一站要去的是连部。连部驻扎在一片深山密林里，旁边是冰封雪冻的黑龙江。巨大的冰凌，密密匝匝嵌在冰面上，像一把把凸出的利刀在守护着界河。

尽管这些年通往边防连队的道路条件改善了不少，市政部门在冬天也会及时清除积雪，但有些较为孤立的哨所，三九天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出现道路不通的情况。

一个接一个点刹，司机是医院特地找的有经验的老师傅。虽然眼前的路况不错，他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可即

便车速不快，汽车在一个连续五六公里的下坡时，还是差点发生了意外。那是一段弯道，硬邦邦的积雪上，车辙印纵横交错。汽车驶过，轮胎发出咯吱咯吱的叫声。拐弯后，突然出现一个陡坡，背阴的路面上结着大块大块的残冰。汽车走在上面立刻不听使唤，左摇右摆地就往下冲。司机马上挂进一档，用力把稳方向盘，慢慢踩刹车，终于在一个不远处的弯道前停了下来……

汽车沿着雪野上的车辙继续缓缓前行。五六十公里的路，却走了好几个小时。战士们在室外整齐列队，欢迎医疗队的到来。战士的脸被寒风吹得红扑扑的，让人想到秋天美丽的红叶，那是晕染大山最美的油彩。

一下车，姜万嵩就催着战士们进屋。屋内，随行的保障人员，把写着科室名称的牌子，在会议室的一张长桌上依次摆开：内科、皮肤科、骨科、五官科、普外科。旁边的宿舍桌子上，摆好便携的超声仪、心电图仪。

“我这段时间消化不好，有时会胃疼，不想吃东西。”一名战士问老杨。老杨面容和蔼，与战士面对面坐着，一边仔细询问，一边工工整整地写病历。最后，老杨说：“别担心，给你开几天的药，很快就能好。”

“这是我之前做的心电图，提示有早搏。”一名战士告诉老杨。经过一番诊察，老杨说：“这种病症非常常见，不用吃药，也不影响正常生活。不过，训练时要注意强度。”随后，老杨在病历上做了备注，提醒自己离开前跟班长、排长交代一下这位战士的情况。

另外一处，院长又与陪同巡诊的一位干事争论起来：“战士们能上去得，我们也行。”

—

那年，姜万嵩还在担任省军区的卫生处干事。他接到任务，陪同北京来的专家医疗队，到边防哨所巡诊。那时的边防路全是沙石路，几位70多岁的老专家，腰背被颠得钻心疼，一路上全靠护腰支撑着。到了点位，姜万嵩一下车就犯了，连部通往哨所之间的路，竟是一个几十米直上直下的软梯。老专家们还是坚持要爬上去。他至今忘不了，那天老专家们拼尽全力抓住软梯时苍劲皱褶的手，还有衣袖垂下时手臂上暴起的青筋。登上哨所，一位老专家拉着正在哨位上执勤的战士的手，就像看到自己多年不回家的孩子一样，问东问西……

此时，姜万嵩的坚持终于胜利了。只是，当那位干事说出路线方案时，他还是吃了一惊：需要先乘坐摩托雪橇在江面上穿行一段距离，然后再步行进入哨所，中间可能会遭遇很多不可知的困

次日一早，留下值守，队伍上山了。站在顶峰举目远眺，战士们像出山的猛虎，对着山谷狂吼：“哟吼——吼——吼——嘿！”“哟吼——吼——吼——嘿！”吼声在空旷的山间回荡。受到感染的茹雪岩，内心变得豪壮起来。

曹班长告诉他：“执勤点生活单调，人不能蔫，上山吼过瘾，就添了坚守的勇气和力量。”后又说，“在点上当兵，就要敢打敢拼，能吼能叫，有一种虎虎生风的兵味！”茹雪岩不禁朝这位年龄相仿的军士班长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
寒风呼啸，夜色朦胧。“茹雪岩，上哨！”值班员叫哨。来执勤点后，班长照顾他上营区自卫哨。两周下来，他已熟悉了周围环境，坚持要上目标哨。班长曹峰也不再劝阻，副班长梁小虎却要陪他上第一班哨。望着岗楼外漆黑的山峦，听着呼呼的寒风，梁小虎问：“茹干事，武松打虎的故事家喻户晓，我们老班长打狼的故事，你想听吗？”不待茹雪岩回答，梁小虎便开讲了：“有年冬夜，老班长刘虎臣下哨归来，猛然听到营区旁边露天猪圈里的猪在嚎叫，借着月光走近一看，原是两条狼在猪圈边上。刘班长大喊一声，拎起木棍就追了过去，吓得狼朝后山窜去。他一口气追出几百米，狼钻进灌木丛不见了。往后，刘班长打狼的事就载入了咱执勤点的历史。”听他绘声绘色讲完后，茹雪岩问：“你见过刘班长吗？”“没有，这都是老兵带俺上第一班哨时讲的故事。”在明白其用意后，茹雪岩会意地笑了。

一晃两月余，代职结束。茹雪岩望着送别的战士难分难舍，心里涌起一股热流，觉得身上有了跟他们相近的“兵味”。

难。姜万嵩与医疗队队员商量后，依然没有改变决定。

一开始并不太顺利，一辆摩托雪橇电子打火失灵了，后来才打着的。连长说，现在温度太低，电池电量不足，这种情况只能用主离合器拉绳，像拖拉机的摇把子一样，手动点火。

队员们坐上雪橇，双手紧紧抓住两侧的握柄，药箱和医疗器械绑在身后的货架上。雪橇在江面上疾驰，风霜打在脸上，让人面部瞬间就失去了知觉。队员们往回看，黑亮的冰刀在江面上刻出两道清晰的印记，中间是一排排履带的压痕。

遇到冰凌，雪橇还能左右绕行，而碰到光滑的冰面，稍稍控制不好方向，就会猛地向一侧倾倒，后座上的医疗队队员几次差点被甩出去。不久，雪橇在一片堆满冰凌的江面上停了下来，那是雪橇的禁地。

为安全起见，医疗队队员们背上药箱和医疗器械开始徒步。宽阔的江面，远看如少女的脸庞，光滑平整，近看却高低不平，崎岖难行。厚厚的积雪，作战靴一脚踩进去，雪就没过膝盖。从雪坑里刚拔出脚，下一步又会陷进更深的雪坑。

越靠近岸边的地方，透亮的冰面越多。几十厘米厚的冰面底下，是一朵朵像花朵一样美丽的裂纹，有时还会有游鱼从冰下穿过。没有心情欣赏这壮美的风景，医疗队队员们个个小心翼翼地向前试探着伸脚、踩实，然后迈另一只脚。最吓人的是冰面上的大裂缝，有的竟有几十厘米宽，人趴在冰上，还能听到潺潺的水声。

在江面上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踏上了巡诊路。水泥浇筑的巡诊路，上面虽然积着一层薄薄的浮雪，但走起来快多了。正当大家开始以为困难都已经过去，兴致勃勃调侃起那几位摔倒的队员时，前面巡诊路突然断了，出现了一段陡崖。

“不行，就往回撤吧。”这时，一位医疗队队员无奈地说道，口气有些失落。院长和大部分队员并不甘心。就当大家都以为没有路的时候，陪同的那位干事说，还有一条路，上山绕过去，我们夏天巡逻的时候也走过。那个说要回撤的队员顿时眼神发亮，兴奋地喊道：“对啊，我们可以先爬上山顶，再从另一侧下山，不就把这段路绕过去了么？”

于是，队员们又手拉手向山上攀爬起来。一路陡坡，爬起来非常困难，队员们多么盼望着脚下能长出几颗钉子。幸好山间有大片大片的柞木林，队员们学着战士的样子一只脚蹬住下面的树，一只手够着上面的树干，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上挪动。

队员们常年在边防巡诊，都知道在极寒条件下，运动量如果比较大，一定要用舌尖顶住上颚，这样吸进来的空气才会更温润。不过，脸上戴着面罩，哈出去

的气，还是会顺着面罩向上飘散，睫毛和眼皮早就结了一层霜，眨眼时感觉眼皮像被粘了胶水一样。

行至一处缓坡，几个队员疲惫至极，找了一处草丛，一屁股蹲坐在雪地上。呼呼的寒风使劲往棉服里钻，那会儿透湿的衣服凉得像冰贴在身上。

“不行，大家快起来活动活动。”带路的战士催促队员们快站起来，“请大家再坚持一下，就快到了……”

三

迈进哨所的那一刻，同行的一名军医湿了眼眶。他不是因为自己终于抵达了哨所，而是他想到有一个班的战士，常年驻扎在这样偏僻的点位。

查看了哨所的药箱和医疗设施，老杨就放心了。一般的疾病，他们基本都能应付。

战士们排成队，一个一个接受体检。其中，有一个战士说话时总把手缩在袖子里。老杨让他伸出手，战士像做错了事一样，一寸寸把手露出来。老杨一眼就发现，战士一根手指的指甲盖缺失了。老杨问，多久了？战士说：“半年多了。之前，训练时不小心砸伤了指甲，为了消毒方便，战友就帮我指甲盖拔了。可谁承想，到现在都没长出来，一碰就疼。”

“傻孩子，指甲盖也是有‘根’的，必须要留一截才能长。尽快到医院来，我们给你做进一步检查治疗。”老杨心疼地说。

还有一位战士，说自己的腿很痒。皮肤科医生诊察后，发现这些痒的地方，皮肤坑坑洼洼，于是就问他，是不是前段时间得过疱疹？战士说：“好像是，很疼，但是我没管它，忍了忍，一个月后倒是不疼了，结的痂也脱落了，但就是痒。”医生说：“这是带状疱疹，因为没有及时治疗，自然愈合后引起末梢神经痛。没事的，年轻人恢复快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不过，疱疹这么疼，你怎么忍得了的呢？”

战士笑说：“忍一忍，就过去了。”……

巡诊结束，姜万嵩和老杨沿着旋转楼梯，缓步走向三楼的瞭望岗哨。哨楼玻璃上结了一层层霜花，越往上走，墙面上也开始结霜。墙上挂着“艰苦奋斗”几个红字，姜万嵩用手一摸，上面覆着一层厚厚的冰。

他们登上瞭望台时，太阳刚落山，红彤彤的斜阳映射在江面上，江河变成了一条红带子，刚才一路上的奔忙与此时的静谧形成强烈反差。姜万嵩回想起刚才堆叠在江面上粗粝的冰凌，就问老杨冰凌是怎么形成的？老杨没有回答。姜万嵩手握栏杆，远眺冰河，仿佛感受到了冰凌坚硬的质感。

忽然，他听到了寒风的呼啸。

沟 通

■李尚财

中队长有何用意，只好在后面跟着。

“你觉得你的军事素质很强，我们比试一下。”到了训练场，赵毅亮出底牌，“就比障碍！”

赵毅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秒表让林经好测。

“1分25秒、1分30秒……1分36秒！”事后，林经好说，刚开始测的时候，他还想好了不要让中队长输得太难看，但是中队长的成绩出来后，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。

接下来轮到林经好上场。一趟障碍跑下来，他从中队长手上接过秒表，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成绩：1分39秒。

半晌，林经好直起腰来说：“中队长，我服了！就算明天退伍，我也把今天干好！”

任参谋之前，赵毅是全体各种军事考核的第一名。他知道，军人与军人之间的沟通，有时就是这么简单，无需更多的语言。

故事兵阵

微 纪 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武警标兵中队。中队最大的亮点，就是老兵军事素质过硬，个个有两把刷子。中队长赵毅来之前是总队机关的训参参谋，面容白皙、眼窝深陷，看上去柔柔弱弱的。

赵毅刚上任，就看到个别老兵作风稀拉，起床、集合站队、训练，做什么事情都慢半拍，就像“蔫葫芦”。林经好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一名刚转军校的兵，还是个副班长。那天操课集合时间，林经好慢悠悠地又是最后一个走进队列。看得出来，平时在训练场上他总是应付了事，甚至有一次还对新兵说：“我们老兵素质强，不练也不会拖后腿。”这一切，都被赵毅看在眼里。索性，他将老兵全部集合起来，考核他们的军事技能，一项项过了一遍。令他惊讶的是，每个老兵都轻轻松松过了考核线。

但是，这显然不仅仅是“拖后腿”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风养成问题。没有良好的作风，一个集体军事素质再强也是一盘散沙。

此时，站在一旁的中队长赵毅，当即叫林经好出列，让他跟自己走。说着，赵毅便朝后山的训练场走。林经好不知道